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

ZHONGGUOLISHI
BIDUZHISHIQUANSHU



十
一
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支长歌悠远涤荡
一部历史荣辱悲歌现古今

一部历史歌远流长
一部历史歌悲歌现古今

一部历史歌远流长
一部历史歌悲歌现古今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编著

(六)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I. 中… II. 蔡… III. 中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7 号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3.25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定 价: 952.00 元 (全 3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三章 秦汉历史卷

秦汉历史纪事

汉匈漠南会战	(651)
汉匈漠北之战	(653)
东汉统一西域	(657)
张骞使西域	(658)
丝绸之路	(676)
楼兰古城	(680)
昭君出塞	(682)
飞将军小李广	(694)
苏武牧羊	(710)
汉武帝求仙	(712)
汉征朝鲜	(716)
霍光辅政	(718)
龚遂治齐	(720)
石显专权	(722)
今古文经学之争	(725)
三纲五常	(729)
贾谊怀才不遇	(731)
《胡笳十八拍》	(733)
第一部通史《史记》	(735)

王莽擅权	(738)
赤眉、绿林起义	(741)
刘秀平王郎	(744)
刘秀取洛阳	(747)
光武中兴	(749)
匈奴的分裂	(752)
史学家班固	(757)
班超威服鄯善	(760)
东汉再统西域	(762)
平定五陵蛮	(764)
马皇后诫子	(766)
宦官之争	(769)
党锢之祸	(773)
天文历算家张衡	(775)
蔡侯纸	(778)
张仲景在医学上的贡献	(780)

汉匈漠南会战

汉匈漠南会战发生于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共十余万骑兵,两次北出定襄,与匈奴七万多骑兵激战,汉军斩杀匈奴军一万九千多人,取得了胜利。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将军卫青以十万铁骑奇袭匈奴右贤王庭后,使右贤王几近全军覆没,对匈奴的打击十分惨重。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右贤王的失败,极不甘心,便于元朔五年秋,派出一万多名骑兵进袭代郡,杀害汉朝都尉朱英等官吏,掠走吏民一千多人。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再次进袭也很愤怒,决心集中兵力,寻歼匈奴单于主力,以求根除匈奴之患。于是,导致了汉匈的漠南大会战。

西汉王朝对这次漠南会战,十分重视,从其军队编组的中、左、右、前、后诸军的序列来看,是汉武帝与匈奴作战以来,最为严密的一次。汉王朝在基本战胜和消灭了匈奴右贤王的绝大部分有生力量以后,即将其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了匈奴单于本部和匈奴左部军,决心深入大漠,与匈奴单于决战。因而汉武帝以屡战屡胜的大将军卫青为统帅,以多次与匈奴征战的一批将校为将军,并置渔阳、上谷、代郡等地于不顾,全力转向匈奴单于本部,这体现了汉武帝欲尽快剪除匈奴贵族的战略决心。

匈奴贵族自右贤王部惨败后,似无更重大深远的作战谋划。但从漠南会战的情况来看,匈奴对西汉王朝可能向其本部和左部进袭,似有一定的防卫准备。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共十余万骑兵,北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向匈奴进击。汉军刚由定襄出塞不久,便遭到单于军的抵抗,汉军经过作战,斩杀匈奴军数千人,胜利而归。卫青回军后,命全军在定襄、云中、雁门诸郡休整,以利再战。

卫青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又于当年四月，第二次率十余万大军出定襄，北进数百里，寻找单于军决战。在与匈奴军接战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互有伤亡，但汉军已斩杀匈奴军万余人。当汉军正与匈奴单于军激战之时，匈奴后继的主力军和左贤王的援军又增援而来。这时右将军苏建军和前将军赵信军，为抵挡匈奴前来的后继主力军，合兵一处，与匈奴军激战。双方拼杀一天多，苏建赵信的三千人马大部伤亡。此时前将军赵信见匈奴军势众，发生动摇，再加上他原本就是匈奴人，遂率其余八百骑兵，投降匈奴。苏建单骑逃脱，回到大将军本部。

当匈奴单于兵败逃走时，十八岁的骠骑校尉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孤军进行数百里深远距离的追击，斩杀匈奴军两千零二十八人，并斩杀了匈奴相国、当户、单于大行父籍若侯产，活捉单于叔罗姑比等。

至此，大将军卫青两次率领六将军共十多万大军与匈奴军本部和左贤王主力军的漠南会战，便告结束。汉军虽然损失了前军和右军，但共斩杀匈奴军一万九千余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右将军苏建逃回大将军本部后，卫青问其属下该给苏建定什么罪，议郎周霸建议说：“大将军自出兵以来，还没有斩过裨将。今苏建弃军而逃应，当立即斩首，以表明大将军的威严。”军正闳、长史安则说：“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

卫青听完众人的意见，对周霸的建议，不以为然。卫青对众将说：“陛下以肺腑之心待我，从来不顾虑在军中没有威信，霸劝我以斩苏建来树立我的权威，这不符合我的意图，应送陛下裁处。即令我有权力斩杀部下将领，也不能自作主张。如若像我这样深受陛下宠信之臣，尚不敢擅自斩杀将士于境外，而将罪犯送交天子，这可以使我们大家懂得，为臣子不能专权的道理。”众将领非常钦佩卫青的为人。于是卫

青回军后，命人将苏建送归朝廷处理。汉武帝得知了情况，赦免了苏建，贬为庶人。

汉匈漠北之战

汉匈漠北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调集骑兵十余万、步兵数十万、预备马匹十万，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两路大军都越过了大沙漠，行进两千多里，歼灭与俘获匈奴军八万多人，汉军获得了战略决战的巨大胜利。经过此次大战，匈奴军元气大伤，匈奴部族远走漠北，漠南已无匈奴王庭。

西汉王朝在河西战役和接受了浑邪王所部的投降后，将他们分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今陕西榆林地区)、朔方、云中等五郡，定居在黄河以南塞外一带地区，称为“五属国”。这次战役和元鼎六年(前111年)以后，汉逐渐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今甘肃民勤地区)、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北)、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这样，长期被匈奴做为从西方进袭中原战争策源地的河西地区，便逐渐变成了稳定发展的农业生产地区。后来西汉王朝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多人，定居于陇西、西河、上郡、北地等地区。这些措施无疑对巩固河西、河南地带，发展当地社会生产，具有长远的重大战略意义。汉王朝由于夺得了河西地区，基本扫除了西部匈奴势力，遂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戎卒减少一半。

匈奴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其右部的惨败已无可奈何，对日益面临汉王朝更大打击的局面也一筹莫展。这时，以前在汉匈漠南战役中投降匈奴的翁侯赵信，已娶单于姐姐为妻，深受单于器重，被匈奴当成仅次于单于的显赫人物。他向单于建议说，我大军退居大漠以北，以引诱汉军来攻，待汉军疲惫不堪之时，再行攻击，必然置汉军于死地。此建议，很受单于的重视。

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右部的被歼甚为恼怒，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

120年)秋,以两路大军,每路各数万骑,进袭右北平和定襄郡,杀掠汉吏民一千余人而去。

汉朝消灭了匈奴的右部势力之后,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东北方的匈奴左贤王和匈奴单于本部尚拥有相当的实力,仍然是威胁汉北部边境的安全和妨碍西汉王朝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大势力。

西汉王朝为了推进我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彻底消灭匈奴贵族奴隶主政权,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税收、积累财富、秣马厉兵的认真准备之后,决心向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的势力发动进攻。

汉武帝为确保出击漠北作战的胜利,调集了十万多骑兵,分为卫青、霍去病两大骑兵集团,并以大量步兵和十四万匹马做为运送粮食、衣物、军械的运输大军。汉武帝让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人马,分路进兵,并给卫青配备了久经沙场的老将李广、公孙贺和赵食其、曹襄等人为裨将,虽未给霍去病配备裨将,但霍去病的骑兵都是经过挑选的锐骑,战斗力很强。因此,汉武帝准备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霍去病军。原计划让霍去病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专力攻击单于主力;以卫青军出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以后从俘虏口供中得知单于主力在东部,又立即改由霍去病军出代郡,卫青军出定襄。

汉武帝认为,匈奴伊稚斜单于听信赵信,断定汉军绝不敢进入大沙漠的判断,定会造成匈奴心理上的麻痹大意,恰是汉军深入漠北,进行出其不意而攻击的天赐良机,于是决计深入大漠以北作战。

匈奴将自己的主力军,按照赵信的谋划,撤至大漠以北地区,决心利用汉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之时,予汉军以歼灭性打击。匈奴军自恃有大漠之天然险阻,汉军绝难渡漠北进,即令是进入漠北,也已是疲劳之师,定能被一举击灭。因此,对漠北决战,未做更充分的策划和准备。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受命后,即率军北进。此时,匈奴单于主力已退至漠北,并将其军需辎

重转移至更远的后方。卫青出塞后，即得知匈奴主力确实在自己的前方。因此，他便命令前军李广部与右将军赵食其部合兵一处，从东路前进，掩护自己的侧翼，攻击单于军的左侧背，卫青亲率主力向单于进击。

大将军卫青所率之军向北前进了一千多里，渡过了浩瀚的大沙漠，突然发现单于主力军正严阵而待，于是卫青当即命令部队用武刚车“自环为营”，以防匈奴突然袭击，布阵完后，即派出五千名骑兵向匈奴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匈奴单于也派出万余名骑兵迎战汉军。两军激战至日没，卫青抓住时机，派出主力部队从左右两翼迂回包围匈奴军。伊稚斜单于见自己的部队被汉军包围，而且汉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继续作战对自己十分不利，惧怕兵败被杀，便乘风沙弥漫黄昏之际，率领数百名壮骑突出汉军的包围，向西北方向逃遁。伊稚斜单于逃走，汉军开始并未发觉，两军激战至深夜，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后来汉军一左校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已于黄昏前逃走，于是卫青急令轻骑追击，自己也立即率主力随后追赶。一直追到天亮，驰行二百多里，也未发现单于的方向。这时，匈奴兵已溃散，被汉军斩杀一万多人，卫青率军追至真颜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缴获了匈奴屯集的粮食等军用物资，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停留了1天，放火烧毁了剩余军资和赵信城，胜利回师。

从东路出击的郎中令李广和赵食其军，由于迷失了方向，未能如期到达漠北，等卫青率军回师行至漠南时，才与李广军相遇。卫青本想委婉其词，假称命李广殿后，在漠南等候卫青主力军，谅解这位老将军。为此，先让其长史查问李广等军失期到达的原因。李广因想自己与匈奴征战一生，今天失败，岂非天意，遂对其部下说：“我与匈奴作战，共经大小七十余仗，这次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而大将军临时把我改为独立行动，迂回匈奴侧背，行进中我迷失了方向，延误了会师期限，不是天意吗？我今年已六十多岁了，自不能受刀笔小吏的责难。

李广说罢，即自刎而死。《史记·李将军列传》对李广自刎后士卒的悲痛情景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这位抗匈奴将的深切怀念之情。

骠骑将军霍去病军，为更有效地与匈奴作战，便挑选从骑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北地都尉邢山、校尉李敢等充任裨将，并以原匈奴降将归义侯复陆支和伊即靬等人为向导，随军负责宿营保障、寻找水源、草场等。

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向北进击，越过荒芜人烟的大沙漠，长驱直进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霍去病军对左贤王军发动猛烈突袭，左贤王军大败，率亲信将领弃军而逃，霍去病挥军紧紧追赶，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斩比车耆，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俘虏和斩杀匈奴吏卒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几乎全歼了匈奴左贤王的军队。

霍去病在歼灭了左贤王部后，为纪念这次重要战役的胜利，在狼居胥山上修建了一个纪念台，同时又在姑衍山（今蒙古乌兰巴托市东郊）下，修了一个祭天台场，让士卒举起火炬，祭告天地，慰藉壮烈牺牲的英灵，将士们庆祝胜利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霍去病军满载胜利的荣誉，凯旋而归。至此，惊天动地的汉匈漠北战役，遂告结束。

匈奴伊稚斜单于突出汉军包围后，率领数百护卫骑兵狼狈逃走，匈奴贵族统治集团十多天找不到单于的下落，这时匈奴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不久，伊稚斜单于才与其溃散的军队会合，右谷蠡王不得不取消自立的单于称号。

汉武帝对漠北战役的胜利异常满意。为了表彰卫青和霍去病的赫赫战功，西汉王朝设置了大司马的官职，卫青与霍去病同时被授为大司马，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成为全国统率武装力量的最高官职。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功绩尤其赞赏，除了规定霍去病的品秩与卫青相等

外，又下诏历数霍去病的功劳。

汉武帝还为霍去病修造了一栋府宅，当汉武帝叫霍去病去看修得好不好时，霍去病对武帝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使汉武帝更深感霍去病是一位忠勇清廉的优秀将帅。不幸的是，这位仅仅度过了二十四个春秋的青年将领，竟于元狩六年（前117年）九月，也即漠北大战后的三年病逝。对霍去病之死，吏民皆悲痛不已，汉武帝特为他举行了极其庄严的葬礼，以属国之军穿戴黑衣铁甲，列队送葬，送葬队伍从长安一直排列到今陕西兴平县的茂陵墓地，长达一百多里。在威严肃穆的气氛中安葬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战将。“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的巨大墓碑，现今仍然矗立于茂陵的墓地上。大将军卫青由于没能全歼单于之军，汉武帝未加封。

东汉统一西域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作战，也是东汉王朝统一中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行的主要作战活动如下：

班超威服鄯善 发生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汉假司马班超率三十六名吏士，乘夜袭击了匈奴派往鄯善的使者，使鄯善降服于汉。

班超智降于阗 发生于永平十六年（73年）春。班超智杀巫者，于阗王大恐，遂杀匈奴使者，降于汉。

班超袭击疏勒之战 发生于永平十八年（75年）。班超在降服了疏勒之后，奉命还京，行至于阗，疏勒被匈奴势力复占。班超立即返回疏勒，击降疏勒和尉头。

平定莎车龟兹 发生于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冬十二月，至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十月。班超以于阗等国之军二万五千人，以制造假情报，迷惑了龟兹等诸国联军，一举将龟兹等国五万大军击败。

平定月氏焉耆 发生于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月氏国遣其副

王谢，统率七万大军进攻班超军。班超以劣势之军，坚壁清野，断敌借粮之道，逼降了月氏军。随后，班超以奇计诱杀焉耆王，顺利平定了焉耆。

东汉安帝及其以后时期再定西域之作战经过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时期不断与北匈奴争夺西域的作战，终于维护了西域的统一。

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战争，仍然是西汉斩断匈奴右臂战略企图的继续。但东汉王朝的战争实力已远远不能与西汉相比，因而，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基本战略是依靠西域诸国中渴求统一的力量，来制服倒向匈奴奴隶主的分裂势力，用汉王朝的话来说，即是“以夷制夷”，以便弥补东汉国力不足，人力物力日趋匮乏的困难局面。

东汉王朝在推行统一西域地区的战争中，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而在其统一了西域之后，则保留西域诸国原有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组织机构，给西域各国以必要保护，防止匈奴贵族势力的卷土重来，这对西域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张骞使西域

一提到西域，读者就会想到位于我国西陲的新疆地区。那里，北面是蜿蜒延伸的阿尔泰山，南面是巍峨高峻的莽莽昆仑；在这两大山脉之间，又横亘着绵延的天山山脉。在天山南北各有一个盆地：北面是准噶尔盆地，南面是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西枕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接历尽沧桑的古代盐泽（又叫蒲昌海，今罗布泊）。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央，是浩瀚如海、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著名的塔里木河贯穿沙漠、从西向东缓缓流过。在这河山壮丽，景色迷人的山山水水之间，又点缀着许许多多丰美的草地和绿洲。那里有流水环绕的田舍，绿树掩映的村庄，自由奔驰的马匹和牛羊。

但是，在西汉时期，西域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新疆地区，而且还

包括跟这一地区山水相连的葱岭以西,一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甚至对更西、更远的地区,当时也泛称西域。

当时,西域各族建立了许多“行邦”和“城邦”。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汉时期的杰出外交家张骞和他的随从,就肩负着汉武帝的政治使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至今誉满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东西交通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外学者有的把它跟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有的把张骞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尽管这种类比未必恰当,但是它说明张骞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勇当重任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史书上没有记载;对他早期的生活经历,我们也知道得很少。但是,从张骞出使和去世的时间来看,他大约生于汉文帝(前 179—前 157 年在位)的中后期;到汉景帝(前 156—前 141 年在位)时,他已经进入青年时代了。

汉文帝、汉景帝时,是汉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卓有成效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在这期间,西汉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政权,一面打击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一面又不得不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实行所谓“与民休息”,逐渐扭转了汉朝初年经济凋敝、农田荒芜、人口大量减少的局面。张骞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到汉武帝(前 140—前 87 的在位)即位时,距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前 206 年)已经六十多年了。

汉朝已开始跨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据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各种物资堆如山积。长安仓库里的钱币成千上万,有的连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以致于无法计算。粮库里也是新粮压着陈粮,层层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里,有些竟腐烂不可食。在街头巷尾,田野阡陌之间,膘肥体壮的马匹在嘶鸣奔驰,一些达官贵人连骑乘母马都觉得有失体面。商业、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长安的市场上,店铺林立,各种货物,花色繁

多。一些富商大贾更是家财万贯,富似王侯;他们世代经商,周游天下,无所不至。

这时,张骞在汉武帝手下担任“郎”的职务。“郎”就是皇帝的侍从,平时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皇帝外出时侍候皇帝的车骑。当时,“郎”没有固定的名额,待遇也比较微薄,俸禄(薪水)每年不过三百石至六百石,是一种地位较低的官。但是,“郎”又是地主阶级子弟追求仕进的捷径,他们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最高统治集团,能够较多地了解当时的国家大事;最高统治者也往往从这些郎官里选拔人材。所以,当汉武帝凭借着国家富庶、兵强马壮的有利形势,决心对匈奴实行军事反击的时候,张骞便从一个普通侍从,很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匈奴是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在楚汉战争期间(前206—前202年),项羽和刘邦争夺中原,匈奴冒顿单于乘机扩充势力,陆续征服了周围许多部落,控制了我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匈奴往往“南下牧马”,匈奴贵族也乘机到中原地区掠夺人畜和财物,对汉朝威胁很大。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冬,匈奴冒顿单于率领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汉高祖率领三十万大军亲自迎战,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被匈奴精锐骑兵围困了七天七夜,援绝粮尽,险些丧命。面对强大的匈奴,汉朝初年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只能消极防御。匈奴贵族却不断向汉朝进攻。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均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杀死汉朝都尉,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并进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匈奴的侦察骑兵甚至逼近了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战争的气氛一时笼罩着长安。

为了解除这一威胁,汉武帝一即位,就积极准备军事反击,并筹划对付匈奴贵族的策略。恰在这时,汉武帝从匈奴俘虏那里得到了有关大月氏人的一个重要情报。

月氏本来是我国甘肃西北的一个相当强大的游牧部落，素来轻视匈奴。匈奴冒顿单于小时候就曾经在月氏做“人质”。后来，冒顿单于击败了月氏。到冒顿单于死后，老上单于又杀死月氏王，并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器。汉文帝时，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贵族的奴役和凌辱，被迫离开世代放牧的居住地，向西长途跋涉，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并在那里重建家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说的大月氏。大约在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9年之间（汉武帝时），大月氏又受到乌孙（在今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的攻击，再次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

汉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供中获悉，大月氏西迁以后，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常常“怨恨匈奴”，只愁没有人援助他，跟他联合起来，打击匈奴。这个消息使汉武帝非常高兴。他决定立即派人去联合大月氏。因为如果联合了大月氏，就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臂”，匈奴就处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这样，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就有了胜利的把握。

但是，要联合大月氏，出使西域，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如果从长安出发，溯渭河西行，越过秦岭，然后再折向西北，渡过黄河，好不容易才到了甘肃境内的河西地区。那里河流纵横，山岭连绵，在西北部的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峭岭以西，有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这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这是当时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那里遍布着沙漠、溪谷和山地，在水草茂密的天然绿洲上，可以看到匈奴人的稀稀落落的帐幕和畜群。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控制着这个咽喉地带。

穿过河西走廊，继续前进，便进入了西域。当时，匈奴势力已经伸张到那里，天山一带和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处于匈奴贵族的统治之下。匈奴日逐王还设置了僮仆都尉（奴隶总管），经常率领几千骑兵，往来于焉耆（今新疆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尉犁北）一带，监视西域各族，征收繁重的赋税并经常掠夺财物。由于西域地

广人稀，兵力分散，形不成统一力量，西域各族多数被迫屈服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要横贯举目荒旷、长达三千里的塔里木盆地，要翻越冰雪覆盖、岩崖险绝的葱岭，就更加艰难了。

然而，汉武帝毕竟是我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汉武帝时代又是我国封建社会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汉武帝下令选拔人才的时候，地位低微的张骞，便勇敢地站出来，主动要求承担通西域的历史重任。

出使月氏

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肩负着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使命，带同随从一百多人，踏上了漫长的征途，向西进发。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也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探险和旅行。

张骞一行，由奴隶出身的匈奴人甘父作向导，从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很快进入河西走廊。

但是，正当他们风尘仆仆匆忙赶路的时候，遇到了匈奴骑兵。张骞一行全部被俘。匈奴骑兵把他们辗转押送至匈奴王庭(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匈奴单于不准他们经过匈奴控制区前往西域，一直把他们拘留了十年光景。

在这十年里，张骞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匈奴单于为了软化、拉拢张骞、给他娶了匈奴老婆。他虽然在匈奴有了妻和子，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完成使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匈奴贵族的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在困难和曲折面前，也没有灰心丧气。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赞扬他“持汉节不失”，这说明张骞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对汉朝始终忠诚不渝。

有志者事竟成。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张骞一行趁匈奴的监视有所放松，便毅然逃出匈奴地区，继续向西进发。他们首先取道位于天山南麓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从那里穿过沟通天山南北